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face in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dominating the upper half. The face has a somber expression. Below the face, a man in a dark suit and a woman in a white dress are depicted in a close embrace. The man is looking down at the woman, who is looking up at him. To the right of the couple, there is a large, splattered red shape, resembling blood. The background is dark blue with some diagonal lines.

囚魂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囚 魂

刘增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囚 魂

刘增岗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民族胶版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80000 字
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250 册

ISBN 7-206-00447-4 I·76

定 价:2.90 元

引 子

在看守所里，一个步履蹒跚的女囚被警察带进了会面室。她就是流氓团伙山豹老大的压寨夫人，曾以“山豹第一魔女”名噪一时的姜北萍。她尽管桎梏囚室，可衣着打扮，举止神态，却象个彬彬有礼的大学生。特别是她那张细嫩白净的脸，和那对水灵发亮的眼睛，真使我不敢相信，如此秀气的姑娘竟是铁窗圆墙下的囚犯！

我亮出记者的身份，说明会见她的意图，真没想到，这个身子动也不动，一直用迟呆眼神盯着我的“魔女”，顷刻间却象“中魔”似地颤抖起来。

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表情，是痛苦？是绝望？还是怨恨和忏悔——她就是那样用手死死地撕扯着自己的前胸和头发。我看见她那低垂的脸涨得紫红，泪珠一粒粒滴到了腿上。随着颤抖的松弛，她那半举着的双手也慢慢放下了。她抬起头，眼里还含着泪珠。下嘴唇被牙咬破了，流出几道殷红的血丝。

经过一阵沉默以后，她终于开口了。我没想到她是那样地善讲，而且很有文采，仿佛她的一切，都被她编成书，印在肚子里，只要一开口，便会滔滔不绝地流淌出来。

整整一天，我被她带到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不，这里不

单单是罪恶，是暴虐，是欺骗，是禽兽不如的贪婪和猥贱，而又呈露着人与人之间的乐善好施，平实朴质和耿介正义。

正是她那不幸的字字带血的爱情故事，才使我蓦然间闪出个奇怪的念头：这里是大千世界中的小世界？还是小世界中的大千世界？

是啊，要不是她——一个女囚的痛苦忏悔，有些事，谁敢相信那是人干出来的呢？！

下面就是“魔女”姜北萍的口述。除了章节是我分编外，其余都是按着当时的录音，如实整理出来的。

—

你不相信我是罪犯？不相信我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姑娘能有那样一段和禽兽生活在一起的经历？也许，你是看到了我的衣着、相貌，听我在用绵言细语和你谈唠。也许你的心肠太好，你不愿把我这样漂亮的姑娘同那些令人作呕的丑事联在一起。也许你对我惋惜，不理解，抱有一种天真怜悯之心。不管怎样，我是罪犯，是法律不能饶恕的罪犯！这一点我们应该在事实面前冷静下来。

是的，至于我为什么犯罪，为什么陷到今天不能自拔的地步，过去我说不清楚，现在明白了，就象一场梦，醒来都是虚无的一样。我忏悔了，这样忏悔在我犯罪的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地出现过，不过不象现在这样强烈，这样痛苦。是的，我被一个人害了；而另一个人也被我害了。这两个人都是我如胶似漆热恋过的情人。一个使我走向犯罪；一个至今还在死死地挽救我。……

那次，袁柯到济南出差。哦，你不知道袁柯是谁？他就是我最初热恋过的男朋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又是同学，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不，我们不光是青梅竹马，我的家和他的家还有一段十分动人十分令人珍惜的不解之缘。不过，我知道它太晚了，所以我尽量顺其自然在后面讲到它。

那天袁柯临走，我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我们真有“不曾远别，安知慕俦侣”那种依依不舍之情。我承认我送走袁柯后，心情有些失失落落。谁想回来时，就在体育场通往公园那条山道上，我却被坡上飞驰而来的自行车撞倒了。

当时，我象个死人，什么都不知道。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挣扎着坐起来。忽然，一双大手轻轻地将我按住。我惊呆了，原来按我躺下的，却是一个陌生的，脸上挂满泪珠的小伙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挣扎着想第二次坐起来。这时，又是那双大手，微微有些颤抖地按住我的肩头，接着，他声音哽咽地对我说：“您，您的伤很重，不能起来。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罪过！……”他捂着脸，转过身去，边哭边拧动身子，那姿势情态跟个后悔的姑娘差不多。

我在护士的嘴里，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我不但没怨怪眼前这个小伙子的粗莽，反而被他的忏悔和热心感动了。要知道，在我昏厥的六个小时里，他哭肿了眼睛一直守护在我的身旁。他给我输过血，给我买了许多贵重的食品，并且拿着我的职工证，找到了我的领导和我那体弱多病的妈妈，……我除了用好言好语安慰他外还能说些什么呢？他长得很美，这在一开始我就注意了，也许跟我那爱美的心理有关。他长得很高，肩膀很宽厚，胸肌也很丰满，有男人那种粗犷的美。可他又很温柔，又很文静，特别那张红润得象花朵似的脸，那对多情的黑得能滴出水的眼睛（我不知怎样形容他的美才好），真象美貌无比的姑娘。我对他的好感（仅仅是

好感)，不光出自他的热心、相貌，另外他还有一个很有地位、很有知识的家庭。他的家不在本市，父亲是某地部队的政委，母亲是地方一个医院的院长。他为了照顾孤身的大伯，才来这里工作的。那天，我见到了他那远道而来的父母，果不其然，他的父亲大腹便便，身着崭新的军装；母亲不胖不瘦，操着一口难懂的南方话。他把单位的领导也领来看我。我从那个书记和厂长的嘴里，知道他在厂里的表现非常好。

他就是韩绍武，就是前不久被公安机关枪毙的那个罪恶累累的韩绍武！

也许是我太年轻，太轻信于人？也许在我那自信是最洁净的心里已经滋生了一种不干净的东西？但凭着我对袁柯的感情，我敢起誓，我对那时的韩绍武没有一丝一毫的格外欲望。我承认我们经常来往。在我住院的时候，他每天都来看我，每天都去我家帮助我那多病的妈妈干些家务；他是给我买了许多东西：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还有些非常精致的工艺品，我想拒绝又拒绝不了。在我出院以后，他又常常到家去看我，我妈妈也喜欢他。是的，因为他谦和老实，举止言谈很有分寸，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在我的身上打什么主意。

那次袁柯回来，我特意邀请韩绍武一同到火车站，当我把韩绍武介绍给袁柯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袁柯也没因为韩绍武的出现，对我产生什么不好的猜测。我和袁柯还象以往那样热恋着，韩绍武还象以往那样很有礼貌，很讲分寸地到家看我和妈妈。

那天，我真想不到袁柯会说出一句使我无法忍受的话。他没有表情，我也沉默不语，当走到路旁树丛里的时候，他

突然问我：“昨天中午你和谁在一起走？”

“韩绍武。”

“你俩干什么去了？”

“我跟他到医院去给妈妈取药，他在药局有个熟人，这你知道，你问这干啥？”

袁柯没有回答我。他阴沉着脸，拧过头去，用脚狠狠地踢了树身几下。我忍不住了，站到他的对面，厉声问道：

“你快说，你问这个干啥？”

他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瞅瞅我，又低下头，还是一言不发。

“你说不说？不说我走，再想找我——没门儿！”

我气哼哼地转身要走，他挡住我，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以后你少跟韩绍武在一起，以免有人说闲话。”

“什么闲话？”

“有人对我说，昨天中午，你和韩绍武在公园里压马路了……”

“谁说的？快告诉我，谁说的！”

“别管谁说的，反正我不信，北萍，这些事还是注意点好。”

“不行，你非说出谁说的不可！”我气愤、委屈，泪水流在脸颊上，“袁柯，你不说是谁，那就是你说的！”

“你说是我，那就是我！”从来不会发脾气的袁柯，也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你让我说，我就说，再不说就得憋死！你把韩绍武当成朋友，你知不知道他的底细？有人不止一次告诉我，说那个姓韩的小子不正经，是个会伪装的危险人物，……”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发现我一直死死苦恋着的，在我

心里有着崇高不可侵犯地位的情人，原来是个极端自私、极端虚伪、极端丑陋的伪君子。他妒嫉韩绍武，正因为这种妒嫉，才使我的人格，我的纯真无瑕的爱情受到了玷污。我不能听他讲什么了，由于恼怒，我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然后我跑了，连头也没回。

二

我开始和袁柯疏远了，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找我，甚至几次泪流满面地向我表白他的初衷，可我还是那样冷若冰霜。是啊，我和袁柯两小无猜，长时间的感情基础，谁能相信，就因为几句话的缘故，就使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断然破裂。

难道这种破裂真象有些人说得那样，是相貌堂堂的韩绍武挤走了袁柯在我心里的位置。我曾极力想否认这种说法，但事实又使我哑口无言。我不想用委屈和痛苦的眼泪来求别人的谅解，也不想用悔恨和诅咒替自己开脱罪责。一个曾经也是那样天真、那样纯洁、那样对生活对爱情充满美好追求的姑娘，现在只能用囚犯的身份向刚刚走向生活的姑娘们，提供一条血的教训。

我太傻了，特别是在韩绍武面前，也许他太漂亮、太殷勤、太能把握住我的心理然后逢场做戏。我为什么对他那样信任，而对袁柯的劝告却一字也听不进呢？韩绍武飞车撞我那是事先预谋好的，他见我美，想玩弄我，便想出这样的坏主意。在医院，他领来的父母和单位领导都是假的，都是他那个流氓集团里的人冒名干的，可我相信了，上当了。

是的，我在袁柯面前是有罪的，我不该在一开始就那样无情地折磨他。那次我打他一个嘴巴后，就不再理睬他。可他却苦苦地恋着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体育场的大墙下，我

冷冷地对他说：“咱们的关系从此……”

“不不不！北萍，咱俩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好，……”

他一把攥住我的手，用一种乞怜的眼神瞅着我。我从他那冰凉的手上，感觉到他在阵阵颤抖。

“袁柯，别忘了，一旦爱情到了只能维持的程度，那只能是……”

“不，不能，不能一刀两断！”他放开我的手，一把抱住我的肩头，半张着嘴，象有千言万语一时又说不出。他最后哭了，边哭边诉说着我们之间值得留恋的往事。是的，他相信那些由爱编织起来的往事，会使我动情，会使我通融，会使我在一种消除误解的气氛中重新扎向他的怀抱。可是他错了，他没想到我象个寒气袭人的冰人。我没有表情，没有语言，面对漆黑的大墙向他表示我那不能更改的意念。他突然抓住我的前胸猛烈摇晃起来，他厉声问我是什么东西使他不能得到我的谅解，我说：“因为你是个十足的嫉妒鬼！”

他跑了，象我那次一样，连头都没回。是啊，多少年来来的往事，多么深的情谊，难道真在几句话中就会云消雾散吗？不知为什么，我望着袁柯那踉踉跄跄的背影，忍不住哭起来。

就在我转身往家走的时候，韩绍武却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问。

“请原谅，是我跟到这里的。”

我奇怪地打量着他，只见他微垂着脑袋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

“这么说，我和袁柯的话你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

“你为啥这样做？”

“是为了你好，也为了袁柯好。你们之间的事，或多或少我从大娘的嘴里知道了。小姜，你可千万不要感情用事，袁柯是个好人，他爱你胜过一切，你不能因为，因为……是，是因为我，我应该这样说，不然我会痛苦死的。我不该常到你家，可是我又不能不去你家，因为我撞了你，给你造成过痛苦，我不去良心又饶不过我，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和袁柯之间又造成新的痛苦，小姜，我求求你了。如果你和袁柯再不言归于好，那我，那我……”

韩绍武扎撒着双手，微屈着双膝，同样用一种乞怜的神态瞅着我。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在对一种人的敬慕和对一种人的鄙弃中产生的，它使我发热发胀，使我近似于癫狂。我无力答复韩绍武的要求，只是无声的抽泣，好象在真正的亲人面前哭诉自己的委屈。

第二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了酒气熏天的袁柯。我知道从不喝酒的袁柯为什么会醉成今天这副模样。他躺在路旁，裸露着被手抓挠成青一块紫一块的前胸，头发蓬散着，瞪着无神的眼睛，嘴角淌着白沫，两条腿蜷曲着，不住地抽搐。

我毕竟是个个人，是个当时还够得上有菩萨心肠的女人。我一见袁柯那副模样就流泪了。我想到了我们的过去，在孩提时代，在学生时代，特别是走向社会以后，我们相亲相近的程度达到何种程度！我们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不知道是怪他还是怪我。也许是一种怜悯之心，我开始谅解他了。我拨拉开围观的孩子，弯腰想把他扶起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瞅着我，猛然翻身坐起。他笑着，指头不住地点

着我，我听清了，他骂我是个“色鬼”，“没良心的妖女人”，他要跟我算帐，要我在名誉上赔偿他的损失。我恼怒之极竟骂了他一句“禽兽”，他听后反而乐得东倒西歪。我从那里跑出来了，我听见他在后边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句：“跟那个姓韩的杂种睡觉去吧。”

我不知怎样跑回家的。我关上自己的屋门，怕妈妈听见什么响动，扎到床上，用线毯蒙住脑袋，便放声大哭起来。我愤怒、我怨恨、我悲伤、我厌弃，我发疯似地拿出袁柯和我在一起合影的照片，我一张张撕得粉碎，我不能再让这爱情的苦水折磨我了，我发誓，不管在什么时候，绝不和袁柯有任何往来。

我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我梳洗完毕后，妈妈推门进来。“你是啥时进屋的？”她问我。“刚进屋。”我放下手里的镜子。“这几天，你怎么跟袁柯闹得别别扭扭的？”“妈，没啥……”我见妈妈把一封信给我，便问，“妈，这信谁给你的？”妈妈长叹一口气说：“没看清，刚才只听有人喊：‘来信了。’等我出门，那送信人没影儿了。”

我拆开了信，一看落款，才知道是韩绍武给我的。那信很简单，大概意思是：小姜，为了你和袁柯的幸福，我不能再到你家看望你和大娘了。如有可能，请你在今晚七时到望月亭，我在那儿要和你做最后一次面谈。

我去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时连饭都不顾吃就匆匆忙忙去了？要知道，从我家到望月亭要经过一段行人稀少的槐树林，加上傍晚，那林中幽静的小道显得阴气森森。可我却全然不顾，好象望月亭里有我的追求和希望。

我忘不了那个地方，在槐树林的深处，在一块巨石的后面，随着一声怪叫，一个又矮又矬的家伙站到我的面前。我

一眼就看见那家伙的左眼皮上长块毒瘤似的紫疤。他太丑陋，一张蛤蟆大嘴，满脸黑酒刺疙瘩，猪一样的翻鼻孔，加上疤痕眼儿简直就象恶魔。我见他一步步逼近，便厉声问道：“你想干什么？”

他突然拔出刀来，对着我的胸口，嘻皮笑脸地说：“老子长得太丑，想找个俊娘们玩一玩，你要是依了，咱们痛快一阵散手拉倒，你要是不依，别怪这把刀子没长眼睛。”

我拔腿就跑，可身子一歪被绊倒了。我刚喊了声“救人呐！”嘴又被那家伙的大手堵住了。我躺在地上拚命和他撕打，但没有用，他的脸象野猪皮一样禁打。而且他很有力气，三下两下就把我压到土沟里。我动不得，喊不得，我第一次经受了人间的耻辱，一张流着口水的大嘴在我那发烫的脸腮上狂乱地吻着，……就在我死命拽住自己裤带不放的时候，随着另外一声怒吼，压在我身上的那个家伙突然滚到一旁。我急忙翻身起来，只见前面草丛里有两个人撕打在一起。我在慌乱中忘了大声呼救。我见那个疤痕眼儿正骑在一个人身上挥拳猛打，便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我第一次用石头打人，并且用了块饭碗大小的石块，砸在疤痕眼儿的头上，那家伙“唉哟”一声惨叫，抱着脑袋跑掉了。

我真没想到，那个救了我的，又被疤痕眼儿打昏在地的，却是在望月亭等我的韩绍武。他的衣服被撕碎了，满脸是血，皮鞋掉了一只，帽子挂在一旁的树枝上。我急忙把他的上身扶起，放到我的怀里。一股感激之情使我泪流满面。我掏出手帕，一边轻轻擦着他脸上的血，一边呼唤着：“绍武，你醒醒，你醒醒，绍武，你醒醒。”他终于长出一口气，慢慢将眼睁开。他一见躺在我的怀里，急忙晃着身子想起来，我用力按住他，说：“不要动，伤很重，你就这样躺着

吧。”

他就是那样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没有话语，只是用他那对清澈而俊秀的眼睛瞅着我。我受不住了，这不是最初那种感情，那种感情单单是为了救他才把他放到自己的怀里。现在，在这草深林密的山坡上，面对迷蒙的夜幕，我被一种奇妙而又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知道这种感情来自怀中异体，而这个异体却出乎意料地安静。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对他说：“咱们走吧，我扶你到医院去。”

“不用啦。”他说，“血是鼻腔里的，只要再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其实我也不愿意让他从我的怀里离开。

“小姜，都怪我不好，”他说着，脸上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为了赴约，你险些被歹徒糟蹋了。”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为了我，你差点儿把命搭上了。”

“我该早早到这儿接你，都怪我迟了一步。”

“算啦算啦，”我看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看，便把话支开说：“你约我到这儿，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他突然沉闷起来了。

借着月光，我看见他那白皙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愁容。尽管这样，我突然觉得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漂亮！那宽宽的前额；那又浓又黑的眉毛；那毛茸茸简直会说话的眼睛；那高高的鼻峰；那红润的双唇；……我承认自己在他的相貌面前首先拜倒了。

经过一段沉默以后，他突然攥住我的手，“小姜，我今天约你，只为了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吧。”

“你一定要和袁柯言归于好。”

“晚了。”

“什么？”

“我们吹了，没有半点研究余地。”

“你，你……”他突然从我的怀里挣扎着坐起来，“你不该这样做，你要知道，袁柯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你不能因为我，就毁了你们之间的幸福。”

“我们之间没有幸福。”

“那你真是为了我？为了我！……”

他慢慢将身站起来，摊开双手，仰面望着银盘一样皎洁的月亮，扑簌簌而下的泪珠，直落到我的手上。

突然，他跪到我的面前，微颤的手紧紧攥住我的胳膊，“北萍，我的北萍，难道你真为了我，才把袁柯丢得一干二净！……”

我怎样才能明明白白对他对外人讲清楚这件事呢？我的委屈，我的抱怨，我的愁苦，除了他又能向谁诉说呢？我哭了，泣不成声。他把我揽到怀里，拼命地吻着，我顺从了。

三

自从韩绍武救了我以后，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密切。从那天起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见面时他对我总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好象我是个圣女，对他来说，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过有一次我毕竟是躺在他的怀里，接受他的亲吻，虽然那次出于激动，出于无法抑制的感激之情，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一般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我和袁柯有过。

有一天，韩绍武兴致勃勃地来我家找我，他见面就说：

“我们走吧，我大伯想要见你”他唠唠叨叨和我说上好几遍了。”

从他的嘴里，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他大伯的情况，他大伯是个退休的单身老人，一辈子也没讨过老婆。韩绍武家住河北保定，就是为了照顾大伯的生活。他才离开保定那个生活极为舒适的家庭，来这里工作的。

我一听他大伯要见我，心里十分高兴。一是我想见见那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因为他是韩绍武在这里的唯一亲人；二是我更想见见韩绍武的家，因为这个家我已经看成是自己的家了。听韩绍武说，这是个让我一见就乐得拢不上嘴的家，在他的描绘中，那是幢花园式别墅。

那天是个傍晚，天灰蒙蒙。绕过体育场向东，林中小道变得弯弯曲曲，这里是这座城市的环境保护区。树高林密，叶稠荫翠，风吹树动，重重叠叠，似浪如涛，茫茫阵阵。山道两旁倒是有些平平坦坦的草地，草地上的草茸茸如丝，铺青迭翠。一泓溪流，沿山道旁的小沟潺潺流淌。

往日到这里游山的人很多，但今天不知什么缘故，一路没见几个。我和韩绍武顺着幽静的山道往里走了一阵，那里除莽莽苍林外，看不见几家房舍。偶尔能看见林中冒出几缕炊烟，但那炊烟很快就消融在暮霭中。

我走着，有意无意地把肩靠在韩绍武的身上。每一靠，我都有种强烈的异样感觉。我不时打量着他，他的面容棱角分明；眉、眼、唇、鼻端正的无可挑剔；特别是红润的、略微发厚而又富于弹性的双唇，它的每下微小的蠕动，都诱发着男人那种洒脱，粗犷而又傲世出尘的魅力。我一想到我曾被这样的双唇吻过，心便狂跳不已。

韩绍武情致很高，他昂着头，似乎没有瞅我，而是盯着

前面的树梢、山巅和蓝得有点发黑的天边。突然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把那“冬冬”直跳的胸膛贴到我的前胸。我们俩几乎脸贴脸站着。“北萍，”他轻声轻气地叫着，“你知道我在瞅什么吗？”

我瞅着前面，此时前面的暮靄突然变得很浓，树梢，山巅和黑蓝色的天边凝聚到一起，象一堵墙，象一团墨，又象一条慢慢蠕动着无数触角的巨大章鱼。由于想到了章鱼，我猝然间感到浑身发抖。这使我想起了袁柯，想到了袁柯也是在静静的林中小道上和我并肩散步。他看过许多西方探险小说，其中关于章鱼的故事很多。每当他讲起巨大的章鱼，如何用伪装的触角，将人整个吞噬下去的时候，我总是捂上脸骇然地叫道：“别讲了，快别讲了！”

不知是章鱼，还是袁柯的缘故，我的身，不，应该说连我的心都开始冰冷起来。我又想起了袁柯，他跟韩绍武是两种不同气质的男人。他爱说爱笑，幽默、滑稽，而且还多愁善感，有时竟然象小姑娘一样天真烂漫，记得……啊呀，我不是说过我要永远永远忘掉袁柯吗？其实这种忘记，永远不会象录音机抹刷磁带那样，只要按动开关，就会把录下来的声音，刷个干干净净。

“北萍，你怎么啦？”

“没，没怎么呀。”

“你的神态好象……？”

“啊，我、我感到浑身有点冷。”

这林子是有一种微微袭人的寒气。虽说是盛夏，但林子却散发着雨后不久的凉意，特别是日落以后。

韩绍武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但他不说，只是用暖烘烘的身子贴近我。看上去他好象要用身子替我驱赶寒意，其实